

# 我们心中的吴大猷

韩汝珊 韩汝琦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吴大猷先生是我们的姨夫,吴夫人阮冠世在家中排行第二,我们的母亲阮冠时排行第三。吴大猷先生1946年离开北京时,我们还不到10岁,幼年时的印象多来自母亲,知道二姨阮冠世是个才女,在那女子很少接受高等教育的年代,她毅然选择了南开大学物理系。在那里他们相识,从此吴大猷就一直关爱着我们的二姨,风风雨雨,历尽磨难,但一往情深谱写了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是从母亲那里知道了吴大猷是位物理学家,北京大学知名教授,他成为了我们心中仰慕的长辈。也许是受了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兄弟二人都喜爱上了物理,在上世纪50年代先后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当时北京大学物理系的教师中,有吴大猷的老师饶毓泰、叶企孙,有他的朋友和同事周培源、王竹溪,有他的助教和学生黄昆、沈克琦等等。从他们那里我们常能听到吴大猷先生在北大和西南联大时的往事。知道学生们非常爱听吴大猷讲课,他在学校中的敬业精神为学生们所感动。吴先生当年讲的古典力学,被黄昆看成一生中听过的最好的一课。是吴先生最早把量子力学引入中国的。我们还知道,在条件非常艰苦的西南联大,吴大猷先生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研究,在光谱学、拉曼光谱学方面作出了很好的成果,并撰写了著名的专著。吴大猷先生热爱科学和献身教育的思想境界深深地印在大家的记忆里。我们为是吴大猷先生的亲属晚辈而自豪。

真正有机会亲聆吴大猷先生教诲,那是在1992年5月,吴先生应邀访问大陆,回到阔别46年的北京。吴先生给我们的见面礼是一张带有签名的照片、一套《吴大猷文选》,还有一本刚刚印刷出来的“*Physics, Its Development*”,这是吴先生在台北台湾大学讲课的讲义,对物理学理论的发展与内在的联系作了精辟地论述,并让我们读了以后与他讨论。联想起上世纪70年代末,汝琦首次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通过电话与二姨及吴先生联系,本想约时间前去探望,但吴先生却已为汝琦安排了几所美国大学的参观访问,希望抓紧有限的时间去进行学术上的交流,亲人间的会面以后还有机会。80年代初,汝珊赴美国访问,吴先生嘱咐要注意多多吸收西方科学文

化的精髓,由此我们领会了一位长者对后辈的殷切希望。当时汝琦正应《中国科学家略传》一书为吴先生撰写小传,写好后送吴先生看稿,吴先生覆信谦虚地说:“汝琦,你写的小传,事迹部分多正确,但称誉则夸大了些,……我这一生真正的些少贡献,是在台湾的学术发展上……是我对台湾培育人才、提高学术水准的贡献。虽则成效不能使人满意,但在外在情况下和自身能力内,我实在尽了我的心和力,问心无愧对台湾这一代和下代的学子。……如写我的小传,似宜兼及这方面,不要因为是在台湾做的而略去,我的工作是没有政治性的,是为中国学术、科学、人才的效力。”的确,吴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学术、科学、人才的效力。

1992年在北京,吴先生率领台湾代表团参加了李政道教授组织的“首届东亚、太平洋、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物理实验和技术研讨会”,还参加了为周培源教授九十大寿举行的国际流体力学与理论物理科学讨论会,以及有海内外300多位物理学家与会的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大会,参观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对两校及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和成就由衷地赞赏。吴先生回台后又推动并实现了首批大陆科学家的访台。吴先生一心想的只是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复兴,人类的发展。在北京期间,吴大猷探亲访友,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和亲人。给我们的突出的感觉是吴先生人缘特别好,老朋友像严济慈、周培源、赵忠尧、汤佩松……见面的话儿说不完,久久不愿离去;当年的老学生像黄昆、朱光亚……不管多忙,都要拜见老师,回忆接受老师教诲的经历,年轻的同行和晚辈更是争相目睹吴先生的风采,不论是谁,吴先生的谈话总是那么热情、谦和和坦诚,使大家感受到吴先生之所以这么受人崇敬,首先是他人格的魅力。在北京,会议与会见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但是吴先生还要寻觅46年前在北京生活的足迹:上课的教室,居住的会馆,走往的胡同,漫步的小桥!吴先生回到北京,很希望得到一幅昔日的地图。北京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得知后,把自己主编的《北京历史地理集》赠予吴先生。吴先生如获至宝,连声致

谢. 虽然只有短短 20 多天, 我们领略了吴大猷先生的学者风度, 豁达的人品和博大的胸怀.

1992 年以后, 我们与吴先生的交往频繁多了, 常常有电话往来, 并于 1995 年和 1997 年两次赴台北访问, 可以有较多的时间陪伴吴大猷先生, 请教学术和教学方面的许多问题. 吴先生把他近期的著作送给我们, 十分亲切地向我们传授他几十年的心得体会, 其情令我们非常感动, 受益极大. 1995 年 9 月 27 日, 我们亲耳聆听了吴大猷先生为台湾清华、交大师生开设的“相对论量子力学”, 听课的有不少是已学有成就的教授, 也有一批风华正茂的博士. 年纪九十高龄, 把深奥的理论讲授的清晰透彻, 使我们大开了眼界. 我们知道吴先生对每一次课准备都十分认真, 成为他晚年生活中的重要的不可少的内容. 由于我们兄弟二人都是学物理的, 私下里谈这方面就更多一些. 有一件事使我们震撼, 在吴先生青年时期, 学习并运用刚刚创立不久的量子力学, 向当时的也是当代的物理学家权威 E. Fermi 和 A. Sommerfeld 挑战, 修正了他们在求解势能函数中的边界条件, 计算预言了  $5f$  电子能态的特征, 为后来发现周期表中的新元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更使我们敬佩的是, 这项工作是 1933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 当时还没有现代计算机, 主要是靠手算完成的这项重要成果, 谁能想, 吴先生不满足于这个较为粗糙近似的结果, 在 60 年后的今天, 领导同仁, 用现代巨型计算机重新精确地重复出当年的论断. 这种严肃认真的科学精神, 使我们受到震动. 这在世界科学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他还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 按需要设计一定时间间隔内, 作用力的变化率及其应用. 吴先生的研究工作总包含着新的思想、新的概念、新的思路和方法, 比如在原子物理学中, 吴先生提出的“双激发态”、“自电离”等概念, 在最近重新活跃的原子问题领域中又再现出它的光辉, 也必将在多原子系统中有新的发展. 吴大猷对待科学与教育的锲而不舍的精神, 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1997 年 8 月, 我们赴台北参加以全球华人物理学家的名义, 为吴大猷先生组织的祝寿活动, 吴先生对我们能前来台北参加祝寿活动非常高兴. 我们带去了母亲阮冠时送的生日贺卡和照片, 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画册《中国人的声音——香港回归抒怀》, 画册的撰稿人中有多位他的老朋友和熟人. 吴先生触景生情, 表现出对在大陆亲人的眷恋. 祝寿的报告会由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教授主持. 会上, 有九位教授发言, 其中包括原复旦大学校长谢希

德教授, 他们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角度, 介绍了吴大猷先生的生平、工作业绩、学术思想和个人品德. 参加会议的有: 著名华人科学家李远哲、丁肇中, 以及邓昌黎、邱成桐、朱经武、吴家伟、沈元壤等, 共有 200 多人出席了会议. 晚上全球华人物理学会在圆山大饭店举行了大型的祝寿宴会, 有 300 余人参加. 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沈君山教授幽默地说: 在物理界吴先生是大家热爱的大家长, 海内外老、中、青三代物理学者相聚, 犹如为老祖父祝寿. 这使我们感受到了吴大猷先生在华人物理界受到广泛的尊敬和爱戴.

吴大猷先生对北京大学情有独钟. 1998 年他为纪念北京大学 100 周年校庆撰写的文章中写到: “我生于 1907 年, 1934 年任教北大, 抗战时期, 我随同北大、清华、南开三校, 经长沙达昆明, 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 年为庆贺北大 40 周年校庆, 我撰写了一本专著, 讨论多原子分子之振动光谱及分子结构. 两年后, 英文书稿在上海付印, 一部分运往美国. 此书竟成为该门物理学的第一部完整权威著作, 为我个人及北大获得相当高的荣誉. 我生于民国之前, 虽不敢说参与创造历史, 却是实际走过历史, 而我在北大先后 12 年, 见证了学校在苦难中颠沛流离, 也随着学校而成长, 身上早已长有北大的细胞. 如今隔着海峡, 遥祝北大的百年大庆, 心中实在感慨良多.” 北京大学也因吴大猷曾在校任教而自豪. 在北大文库珍品展中, 与严复、胡适、钱穆、马寅初、冯友兰、费孝通等一批在北大任过教的知名学者一样, 也有吴大猷的展览专柜, 展览了吴先生赠送的手稿和著作. 北京大学的校长、副校长访台时都要去探望吴先生, 吴先生也总是能坦言说出他对祖国大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发展的谏言和良好的祝愿. “希望北大全体师生能继续发扬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的传统……在‘科教兴国’的大方向上扮演火车头的角色, 以开创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崭新局面.”

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吴先生是在 1998 年 12 月, 他赴广东南沙接受霍英东基金会授予的杰出成就奖. 吟之、葆之陪同前来, 我们兄弟也专程从北京前往陪同. 吴先生以九十二岁高龄亲自出席领奖仪式, 完全是为了表达对霍英东先生的感谢、赞同和支持. 吴先生表示这是对学术和人才的尊重……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才是有前途的, 才会是兴旺发达的. 南沙领奖后, 我们一行人直接驱车前往肇庆, 回到了吴先生阔别 64 年的老家, 看望仍在那里生活的亲人(图 1). 吴先生说, 在台北时常在

梦中梦见童年的小学校,简陋的教室和课桌,几个年级的同学同班上课,……如今家乡变化太大了.吴先



图1 吴先生与女儿吟之(右2)、儿子葆之(左1),外甥韩汝珊(右1)、韩汝琦(左2)在广东肇庆合影

生的祖籍所在地肇庆高要县的顶湖村,已经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确定为“人文生物园研究试验点地区”,成为了美丽的旅游景点;吴先生在参观了肇庆的西江大学之后,深为家乡有规模这样大的大学而高兴.吴氏家族的同辈和晚辈亲戚会聚了36人之多,纷纷为吴先生祝寿.肇庆人为人杰地灵的家乡而自豪,吴大猷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见到家乡的巨变,晤聚久别的亲人,吴先生心情舒畅,兴奋不已.我

们虽然与吟之和葆之是头次相见,见到他们与吴先生之间的亲情,我们深深感染到了家庭会聚的欢乐.大家相约来年春暖花开之时北京再相聚.吴先生表示要在北京、天津,带着吟之和葆之长住一段时间,好好与那里的亲友、学生享受生活的乐趣,并撰写中国物理发展史.北京大学为迎接吴先生,在校园内风景优美的燕南园选择了一座别墅式的小楼,聘请了北京著名的肃大夫做医疗顾问.不幸的是,1999年3月吴先生因病住院,病情日益严重,回大陆长住的愿望未能实现.当我们听说吴先生在弥留之际,仍在叮嘱如何安排赴北京,再到北大物理系去搜集资料,……不禁热泪盈眶.吴大猷先生梦系家乡,魂系故园.

2000年3月,我们兄弟代表大陆的亲友,赴台北参加吴大猷先生的葬礼,和吟之、葆之一起为他老人家守灵.祭奠的场面和规模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有那么多学生争先在家祭的礼堂中为他穿孝服,使得殡仪馆的孝服供不应求;有那么多学者争相在追思会上发表感言,个个感情挚深,从不同角度勾画出了吴大猷先生博爱的胸怀,使我们进一步感到吴大猷先生的伟大.这种伟大寓于在正直和诚实性格之中,寓于在他为科学和教育的献身之中,更寓于在他对亲人、朋友、祖国、人类的大爱之中.吴大猷先生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 错过彼此相识的机会

——为怀念吴大猷先生而作

戴念祖

(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 北京 100037)

(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 100010)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唐代 贾岛《寻隐者不遇》

吴大猷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在物理研究、物理教育和组织管理上都取得了超凡的成就.

从1980年代后期起,我和吴大猷先生有一段特殊的联系.起先我们通信往来.1992年,他来到北京,参加“第一届东亚、太平洋、美国超导超能对撞机实验与物理讨论会”(5月21至24日);“流体力

学和理论物理国际研讨会”(6月1日至3日).就是在这两个会议的开幕式上,我见到吴大猷先生,目睹他的风采,也看到他受到众人簇拥、爱戴.他不断地与人握手、问候.那些人不是他的弟子学生,就是他曾经的同事、好友,在物理学界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我这个后生晚辈就不便过去打扰他老人家了.因此,可以说,我见过吴大猷,认识吴大猷,吴大猷不认